

名家之间

的肖像



问她，是否丈夫
她说和丈夫的
而不是恋爱时
想为爱情的
在粮食多多的
在音乐从身边

小城到处都是名贵的玫瑰
永远有带着红玫瑰的
或者打发花的人来到

蝴蝶夫人的长崎

1984年开始学法语，
学法国的文学，
学法国的音乐。
那是温柔浪漫的语言，
有非常惬意的小舌音。
袁筱一喜爱法国的酒和玫瑰，
她好像是从从小就在法语的浸润下
长大起来的人。她第一个去到的法国小城，
是在南部盛产玫瑰的
吐鲁兹。

我想起袁筱一太太
使她懂得了爱情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
站在大街上欣赏男人，
西班牙的男人
真的不错，
健康而不过分粗壮，
阳刚而不粗鲁，
精致而不幼稚，
兴致勃勃而不失控。

陈丹燕 VS 夏俊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X 的肖像: 陈丹燕 VS 夏俊娜 / 陈丹燕著; 夏俊娜绘.
杭州: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3.10 (2003.10 重印)
(名家之间)
ISBN 7-5340-1636-3

I. X... II. ①陈...②夏...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油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I247.7②J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9254 号

策 划: 李 方

作 者: 陈丹燕 夏俊娜

责任编辑: 李 方 盛诗澜

装帧设计: 胡 珂

责任校对: 黄 静

责任印制: 陈柏荣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 址: <http://mss.zjcb.com>

E-mail: zjmdwhz@yahoo.com.cn

邮 编: 310006

制 版: 文高图文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余杭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7.5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 插 页: 1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2 次

印 数: 5,001—15,000

书 号: ISBN 7-5340-1636-3/I·006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调换。



的肖像



目录

006_ 陈丹燕 VS 夏俊娜

012_ 蝴蝶夫人的长崎

036_ 玛丽亚

046_ 拉大提琴的女人

054_ 袁筱一

067_ 谜一样的姑妈

072_ 海伦·福勒

090_ 我的手风琴伙伴

104_ 遥远地方的音乐声

110_ 施彌·宁歌·我

114_ 公主的微笑

118_ 美丽的女人翠西

122_ 独白

128_ 走在大街的女子

150_ 王芭芭拉

175_ 天空真蓝

180_ 阿露的单子

185_ 风铃礼盒

192_ 穿裤子的女人

238_ 关于本书





2/2001

陈丹燕VS夏俊娜

>> 陈丹燕

在我将要开始一本新书的写作的时候，常常会感到自己像是一个农民，一个很久以前的农民，在春天将要到来的时候，修好自己的工具，准备好田里的肥料，在清晨听到鸟的叫声，心里蠢蠢欲动。我就是那个心里盼望着有个好收成，手里忙活着的天真的农民。因为知道我的写作只靠虚构是不能完成的，我必须要先做调查，看书，找人聊天，做写作前的知识和历史准备。那种准备，让我想起了许多年前做毕业论文时的情形，灯火通明的图书馆，馆藏书特有的微霉的书香。已经过去了的生活悄悄呈现出他们的容颜，因为他们的过去，而显现出了他们的意义，就像一个人要在真正老了以后，才知道他的一生到底有多少价值。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最有意思，故事在心里慢慢形成，慢慢修正。

我的写作生活



生命的丰年

>> 夏俊娜

很长一段时间困扰在时事的标准和周围的纷纷议论中、喧嚣与寂静的交替中、手足无措和坚定不移的反复中。左右为难后，才发现中国人的标准既不在左边，也不在右边——

伏尔泰的长寿归功于封特奈尔的忠告。

“先生，”他对伏尔泰说，“少点儿孩子气，这是愚蠢的！”

所以在八十岁上，伏尔泰声称做过的蠢事不超过八十件。

而封特奈尔从来不笑，他不仅不笑，也不哭，不跑；他在一切障碍面前停下，保持平静。“我从未像你们这些人那样哈哈大笑，”他回答一个诧异的人，“但我轻轻地心里笑。”

于是，当我们要努力实现天真美好的幻想时，我们仿佛看见先哲们躲在历史的帷幕后冷笑，年轻的心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探求，我们好像又看到列位宗师在学术的烟雾中窃笑，一切都是徒劳，他们微微上翘的薄唇挂满了深不可测的嘲讽……





>> 陈丹燕

在开始写书的时候，我也像一个农民。天天伏在自己的田地里，手里不停地忙着，只有腰酸背痛的时候才抬一下头，歇一口气。就连晚上不干活的时候都坐在地头上，担心种下的东西是不是长得好。那时我常常要在电脑前工作十个小时，连午饭都是在电脑前吃的。我并不喜欢电脑，用它，只是因为它的方便。修改越来越多，不像从前，用一支蘸水笔，在稿纸上哗哗地写，一天可以写一万字，写完了也很少修改，就寄出去了。现在的众多修改我以为是好的，因为懂得看自己的不足，并且知道怎么改得更好一点。对我来说是个进步。写作的时候没有心情放松的时候，晚上躺着，午夜梦回，想的都是要写的东西，别的什么都没有兴趣。农民出工要穿干活的衣服，我也有自己干活的衣服，是宽大的运动服，很厚的棉纱袜子，让自己尽量舒服和专心。在电影里常看到农忙的晚上，农民在自家的院里吃晚饭，他们喝酒，一口酒下肚，长长地舒一口气，那是劳动一天以后的满足。我也有这样的时刻，那是晚上躺在自己的床上点眼药水，薄荷型的眼药水杀进在显示屏前累得流泪不止的眼睛，也会长长地舒一口气。



>> 夏俊娜

我们很小的时候就没了孩子气，我们未必长寿，可能恰恰相反，如果有，也许是出于表演的需要。造作的天真同样不讨人喜欢，少年老成是一种特殊的荣誉，奖励给那些未成年却已知天命的孩子。

《长歌行》是我喜欢的一首汉乐府诗歌，常常吟诵。每当读到“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禁不住感伤。并不是悲叹韶华易逝，生命万物不可重复，实际上我们可以掌握的或左右的东西少之又少，被外物牵累又不自知，在生命应当勃发创造时，有多少奇思妙想和美好的情感在封特奈尔式的忠告中烟消云散。我们抱着决不做蠢事的信念，迈着频率相同的步伐，每步一尺三寸，不多不少，目不斜视地向前走，一直到生命的尽头。我们被规矩和标准的刀斧左削右砍，从不知如何感悟生命之美，又如何能体会“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的境界？当生命的第一片黄叶飘落脚边，我们才发觉秋节已至。抚往追昔，唏嘘涕下，为那些久已逝去，不知感恩的金色年华。

>> 陈丹燕

并不是所有的努力都有好的收获，就像是地里的庄稼会死掉那样，我的努力也会被许多困难杀死，有时是来自自身，有时是来自外界，资料的、人情的，多不胜数。那时农民流下了痛惜的眼泪，我也是，眼泪在脸上爬着，然后从头再来。

秋天丰收了，冬天农民不做什么，只是享受生活。这时他们才发现自己身体受了伤，要去找医生，要吃点补药。我也是一样。手上的书写完了，才发现手腕上长了一个小包，硬硬的。有心情到戏院去看戏了，穿上礼服，然后发现自己的脖子好像托不住自己的头。去看医生，内科的医生说要去外科，外科的医生说我得了电脑综合症，手腕上有一个腱鞘囊肿，是因为长期用电脑键盘的关系。我的脖子到后背上的一大片肌肉劳损，失去了弹性，那也是伏案太久造成的职业病。我知道，就像肌肉劳损是农民的职业病一样。

像真正的农民爱土地那样，我也那样地爱着写作。



>> 夏俊娜

在经历无数不断变迁的标准后，我学会了用绘画言说。绘画是一种独立的思维方式，纯粹的个人行为。尽管开始我不喜欢那些胸有成竹的评论：“瞧，那是个女画家，所以她必然会画成某种样式。”等等。若干年前我也去争论，去分辨，后来我突然发现实际上我可以只对自己负责，我真正面对的是自己，十年的绘画生涯，我终于放弃了给自己定位。对我而言，自由的意义不过如此。外在的形式喧嚣奔腾，真实的内容却如同潜水暗流，无声无臭。就像一株异地的植物迁入新园，别人忙着评论她是否品种优良、抗旱耐涝、成活或早夭时，她已经悄无声息地暗吐新芽，枝繁叶茂，开花结果了。

我刚刚懂得了不论生活还是艺术，不完美也是一种境界，枷锁往往是别人造好，自己跳进去的，何必抱怨拖着锁链的舞步太过沉重？世故是对人生的从容，阅历是对人世的宽容，我们还需要修炼。在某种意义上，万事万物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每个人的灵性是平等的，如同阳光普照下的自然万物，每朵花每棵草都散发出各自的光芒，它们是如此的不同，才会如此的精彩。

每个人，每个生灵，相互依存，相互补足。自然并没有分出生命的主次，才构成了生机勃勃的春天。



蝴蝶夫人的长崎

在日本的最后三天，我来到了长崎。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当我乘的飞机在成田机场降落时，我看到了远处树林里的樱花和远比中国的机场精致干净的机场，像我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子。我对自己说，这就是外国了，这时我才知道自己心里的巨大的安慰，是来自于我都没有意识到的理想：我向往到外国去看看，非常地向往。我的向往在心里久留，却不自知，如今心里的安慰让我知道了它的存在。理想的实现时常使我心里恍惚，而且深感疲劳。

走在街上，坐在咖啡馆里，停在樱花树下，我常常惊奇地看着四周的日本人，听着似懂非懂的日本话，恍惚于我不是在外国。在我的想像里，外国该是金发碧眼尖顶屋子的地方，可这里不是。这里黄昏时分小酒店前随风摇动的大红灯笼，这里细格子的木窗、方块的字，让我想起唐宋小说和诗词里的情景，一种骨子里的熟悉和时间阻断而来的陌生。人们静默的气息，浮在面颊上浅浅的眼睛和眼睛里静伏不动的情感，那种像卧底的鱼一样只微微划动表示自己活着，又在四周投下巨大的阴影的眼睛里的情感，看上去和中国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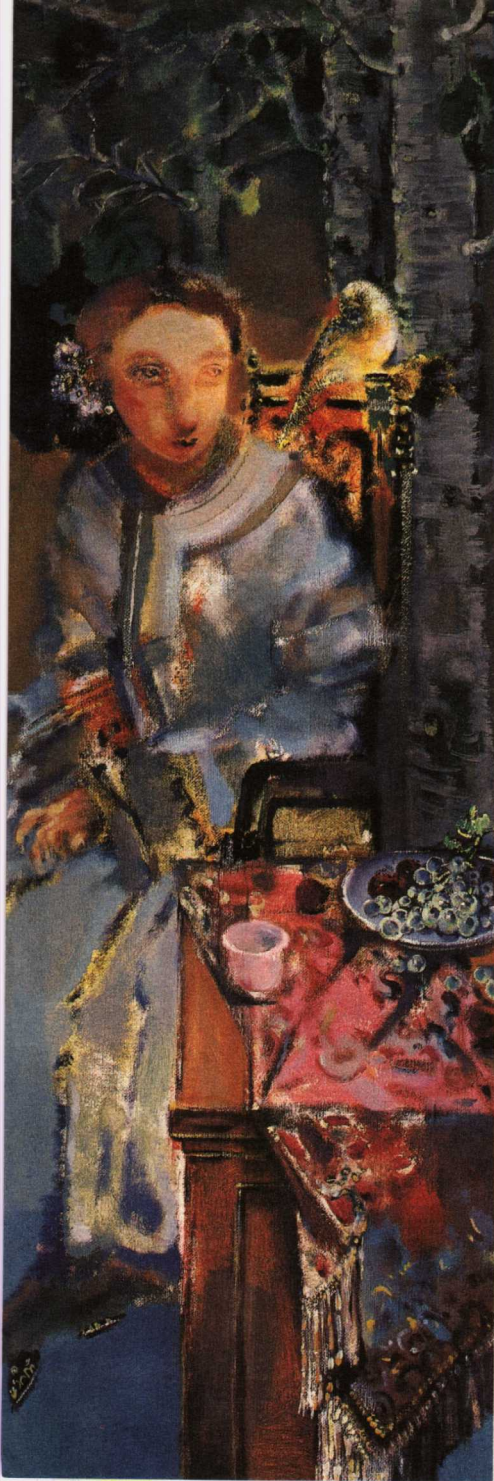
在这样的恍惚中，我到了长崎。在机场里我闻到了一股奇怪的气味，暖暖的喷香的气味盘旋在机场大厅里，然后我辨出来，那是咖啡啊。浓浓的咖啡香从大厅深处的酒吧一路漫过来。一年以后，我到了欧洲，我在罗马的机场等飞机的

时候，在那里的大厅里闻到了相同的气味，那时我想起了长崎。想起了那里的蝴蝶夫人，想起了她的《晴朗的一天》，想起了我站在她的房间里看着陈列的她用过的白陶的咖啡杯子时心里的震动。那是我第一次欧洲旅行，罗马是我第一个踩到的欧洲土地，原先我以为我会高兴得笑出来，但在罗马的机场我发现自己有着的，是像蝴蝶夫人在歌里唱的那样的美丽哀伤而温柔尖锐的心情。那时我想的不是我的故乡上海，而是我住过三天的长崎，因为有了蝴蝶夫人，长崎是我心有同戚的地方了，从此我心里常响起她的歌声。我感到了东方人对西方的梦一样空洞而无羁的情感。

但在当时我一无所知，甚至没有想到长崎和我在录



阳光三叠(布面油画) >
140cm x 50cm 2002 年



音机里听到的西洋歌剧会有什么联系，那美而凄凉的、长歌当哭的歌声。我噜噜有声地拖着衣箱出了机场。一出机场，我看到了像大海一样一派碧蓝的晴空。那是海边上的寂静而深广的晴空。

在东京的时候，有人对我说，长崎很好玩，和日本内地不同，是日本最早向欧洲开放的通商口岸。那里的人和城市都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一个世纪以前，美国的军舰来征服东方，它们开到日本海，停在和上海遥遥对海的长崎海面上，要日本政府开放长崎，它们说给日本人一段时间考虑，它们先回家。美国的军舰果然回家去了，当时日本是亚洲一个又小又穷的封建国家。到了约定的时间，美国人又开着军舰来了，日本人开放了长崎。这就是在日本历史上著名的“黑船来航事件”，美国的军舰是一种漆着黑漆的大船。告诉我这些的是个年轻的日本人，笑笑地说着，

全然没有什么被帝国主义欺负了的悻悻然。她说：“那里有很有意思的西洋化的风情，有纪念馆，有巧巧桑。”

我正在日本人家的榻榻米上艰难地跪着，想念着一张床。那是个在东京乱跑的一天，看到了上野的樱花，和我的出版商一起吃了生鱼片，一种凉而柔韧的无味的东西，到池袋的日光城去买了一架照相机，又去看了在酒吧打工的中国姑娘。我像一条刚刚从三个月的石膏里脱出来的腿一样，哆哆嗦嗦，又急又软地到处走。

我又累又混乱地应了一句：“是的，像上海一样。上海也是那时候被迫向帝国主义列强开放的港口，骑了自行车在小马路上走，能看到旧旧的欧洲式样的小楼房，弄得那里的人都崇洋媚外。”甚至在这时，我也没想起来巧巧桑是歌剧里蝴蝶夫人的名字，也没想起来平克尔顿是个美



听琴图 之一(布面油画) >
50cm × 15cm 2001年